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文化遗产研究

(第九辑)

主编 徐新建

本期主题 / 西南生死观

主办单位：

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

主办单位:

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文化遗产研究

(第九辑)

主编 徐新建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正强
责任校对:杨合林 袁 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遗产研究. 第九辑 / 徐新建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690-0808-1

I. ①文… II. ①徐… III. ①文化遗产—研究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5600 号

书名 《文化遗产研究》(第九辑)

主 编	徐新建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808-1
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文化遗产研究

编委会

- 主 席：曹顺庆（四川大学）
- 委 员（以姓氏音序排序）：
- 高丙中（北京大学）
- 龚鹏程（南华大学）
- 蓝 峰（佛罗里达大学）
- 卢端芳（悉尼大学）
- 潘殊闲（西华大学）
- 彭兆荣（厦门大学）
- 汤晓青（中国社科院）
- 王一燕（惠灵顿大学）
- 徐新建（四川大学）
- 徐艺乙（南京大学）
- 谢应光（西华大学）
-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
- 张兆和（香港科技大学）
- 主 编：徐新建（四川大学）
- 副 主 编：潘殊闲（西华大学）
- 梁 昭（四川大学）
- 李 菲（四川大学，执行）
- 编辑部主任：余振华 王学东
- 编 辑：陈晓军（执行） 周莉娟 卢 婷 安华涛
- 翻 译：王傑婷 徐艺心 王 艳

《文化遗产研究》征稿启事

《文化遗产研究》创刊于 2011 年，已经发行至第九辑，目前已收入中国知网（CNKI）。本刊由四川大学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与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是以人类学、民族学、遗产学，尤其是以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与批评、保护与实践及相关考察报告为主的中文学术出版物。刊物为半年丛刊，每年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出版，十六开，每期约 20 万字。

本刊学术工作由编辑委员会组织协调，负责议定办刊方向，审阅来稿，同时也聘请资深学者担任学术顾问。

现真诚面向广大专家学者及在文化遗产领域有独到见解的各界人士约稿，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把《文化遗产研究》办成一本文化遗产类核心期刊。本启事长期有效，欢迎赐稿。

一、栏目设置

本刊近期拟考虑设立的栏目有：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与跨境民族、文化与软实力、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文化与文化遗产研究、遗产理论与批评、世界文化遗产研究、跨文化比较、遗产与旅游、遗产与地方传统，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遗产申报的个案分析、“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等。

二、体例说明

（一）字数要求：来稿请尽量控制在 10000 字以内，特殊文稿不超过 15000 字。

（二）标题与摘要：文章标题（含副标题，原则上不超过 30 个字）；附内容摘要（限 300 字）、关键词（限 3~5 个）；并附英文标题、摘要、关键词。

（三）版式说明：来稿请依 word 文档（2003 版）预设 A4 格式，横排；正文用五号宋体字，单倍行距；篇题用三号黑体字，节题用四号黑体字，作者姓名用小四号楷体字。

（四）注释与参考文献：

注释请采用当页脚注，用小五号宋体字，如：

1.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81页。
2. [德]沃尔夫冈·顾彬:《审美意识在中国的兴起》,见汝信、王德胜主编:《中国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1页。
3. 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页。
4.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第15页。
5. 魏光奇:《也谈“为学术而学术”》,学术批评网,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135&type=1008>, 2007年10月4日。

外文文献的注释一律用外文原文,不必译成中文。书名与刊物名一律用斜体标出,文章名加引号,但不用斜体。如:

1. Judy Pearsall and Patrick Hanks.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447.
2. David G. Stork. "Optics and Realism in Renaissance Art", in *Scientific American*, Dec. 2004, Vol.291, Issue 6, p.81.
3. Homi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1994, pp.106-107.

文后请附参考文献。

(五) 作者简介:文后附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出生年、供职机构、职称、学术职务、研究领域、代表作)及联系方式(地址及邮编、电话、手机及电子信箱)。

(六) 稿件经刊发即获得在中国知网等相关网络使用和传播该文章的权利。为维护作者权益,免生著作权纠纷,如不愿网络传播的作者,请在投稿时予以声明。

来稿请以电子文件方式寄至本刊编辑部邮箱:whycyj2011@163.com。

本刊编辑部收到稿件之后,将立即复函确认收讫,并将在3个月内答复处理意见。请勿一稿两投,并请自留原稿。稿件刊发后即敬致样刊。

《文化遗产研究》编辑部

2017年1月

目 录

Contents

· 遗产保护与开发

- 秦淮意象：遗产想象与旅游语境中的节日再造 林敏霞 彭 伟/003
- 移动与传承：成吉思汗祭典中的饮食文化遗产 张馨凌/016

· 西南生死观专题

- 人在“天地之间”：纳人的达巴文化与日常生活 郭 颖/025
- 紫云苗族砍马祭祀：麻山“傩”文化考察 张 波/038
- 《亚鲁王》史诗文化的民族关键符号田野考察 吴正彪 杨正兴/051

· 民族文化研究

- 从“苗夷”世界重新发现区域多民族文化
——《贵州通史》（明清）略论 张中奎/073
- 民族志新探：从二元对峙到三位一体 吴芳梅/079
- 民族学与民族性：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解读 姚 祎/088

· 交流与访谈

- 诗文与歌唱：通往文学人类学的不同之路
..... 徐新建 卢 婷 梁 昭 完德加 等/101

复古与鼎新：骨木镶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访谈 马 涛/117

· 域外视野

法国存在人类学之思：关注个体与观察细节 余振华/127

· 讲座/书评

“科学”与“学科”：关于知识体系和科学概念的分梳 杨煦生/137

以本土连接世界

——徐杰舜教授《人类学的中国视野》序 徐新建/153

Contents

• Living Heritage

Qin-huai Image: Heritage Imagination and Festival Reconstruction in Tourism Context

Lin Minxia Peng Wei/003

Migration and Inheritance: The Diet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Sacrificial Ceremony of
Genghis Khan

Zhang Xinling/016

• Conception of Life and Death in Southwest China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he Daba Culture and Daily Life of Na People

Guo Ying/025

The Sacred Ritual of Horse-Killing of *Ziyun Miao* People: The Culture of *Nuo* In
Mashan

Zhang Bo/038

Fieldwork on the Key-Symbols of Ethnic Culture in Heroic Epic *Yalu King*

Wu Zhengbiao Yang Zhengxing/051

• Ethnic Culture Studies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ulti-national Culture from the World of "Miao-Yi": On the
Text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Guizhou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Zhongkui/073

New Exploration of Ethnography: From Binary Opposition to Trinity

Wu Fangmei/079

Ethnology and Ethnicity: Interpretation of the Museum of Ethnolog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MESWUN) Yao Yi/088

• Communication and Interview

Poetry and Sing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Literary Anthropology

Xu Xinjian Lu Ting Liang Zhao Ban De Skyabs, etc. /101

Revival and Reformation: An interview with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 of Traditional Inlaid Wood Crafts Ma Tao/117

• Overseas View

Thinking on the French Existential Anthropology: Living Being and Detail Observation

She Zhenhua/127

• Speech / Book Review

Science and Subject: Review on Knowledge System and Scientific Concept

Yang Xusheng/137

Connecting Local with the World: Preface of Professor Xu Jieshun's New Book—*The Chinese View of Anthropology* Xu Xinjian/153

遗产保护与开发



秦淮意象：遗产想象与旅游语境中的节日再造

林敏霞 彭 伟^①

摘 要：旅游地意象是影响游客目的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旅游地意象尤其是遗产旅游地意象的形成，既关乎历史文化资源的积淀，又关乎游客与东道主对这种积淀的历史想象与再造。“秦淮”这一极具诗学与美学意象的词语，便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同时又是遗产想象的空间、地方节日再造的场域。传统的秦淮灯会丰富了“秦淮意象”，使得有关秦淮之“繁华”“风流”与“文艺”的想象更有历史文化资源的依托。当下旅游语境下的“秦淮灯会”，既是对已有“秦淮意象”想象和利用下的“节日再造”，亦不断地在原有的“秦淮意象”中添赋着时代色彩和要素。在当今时空“压缩”的世界里，遗产便是时间上的“他者”，有关它的意象和想象越是久远和深刻，在旅游中获得的本真体验就越丰富。

关键词：秦淮灯会；旅游地意象；文化资源

一、秦淮意象

（一）旅游地意象的定义概述

旅游地意象，又称旅游目的地意象（Destination Image），关于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Gunn（1972年）将旅游地意象定义为旅游目的地给游客留下的心理印象，并把意象划分为原始意象和诱发意象。Fakeye P. C. 和 Crompton J. L.（1991年）延续其理论，将旅游目的地意象延伸划分为原始意象、诱发意象和复合意象。^②我国对旅游地意象的研究始于90年代，在周永博、沙润的《旅游目的地意象研

^① 作者简介：林敏霞（1978—），女，浙江台州人，文化人类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遗产，旅游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彭伟（1995—），男，河北保定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工作室助理研究员。

^② 参见白凯：《旅游目的地意象定位研究评述——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分析》，《旅游科学》2009年第2期，第9~15页。

究进展与展望》(2010年)一文中,将旅游目的地意象的定义总结为:人们对旅游目的地观念、想法和印象的集合。这种意象既有因人而异的一面,又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即个人意象与集体意象。他们认为集体旅游目的地意象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和决策有重要意义,对游客感知和游客行为都有重要影响。^①

上述将旅游目的地意象划分为个人意象与集体意象,并指出集体意象相对稳定,能对个体游客感知和游客行为产生印象这一个观点是客观的。值得补充的是,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有关一个旅游地的集体意象的形成,也脱离不了个体意象对其的重重叠加,尤其是一些知名文人墨客以书写记录形式保存下来关于某个地方的意象,更是该地集体意象的重要来源。本文所要探讨的“秦淮意象”正是在历史长时段中,集体和个人互动叠加而成的旅游地意象。

(二)“秦淮意象”的形成与构建

笔者采用上述定义,分析了从古至今人们对秦淮河旅游地所产生的观念、想法和印象,总结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有关秦淮河当地意象,称之为“秦淮意象”。这里所探讨的“秦淮意象”是一种文化意象,它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演变沉淀下来的。从最初的地理名称到当代的文化意象,笔者认为“秦淮”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意象特点都不尽相同。

1. 秦汉时期的“地理名称”

秦淮河,古名龙藏浦。汉代起称淮水。相传秦始皇东巡会稽过秣陵,以此地有“王气”,下令在今南京市区东南的方山、石碛山一带,凿断连岗,导龙藏浦北入长江以破之。到唐代,方才根据这一传说改称为秦淮河。^② 根据这一记载可得知,在秦汉时期,秦淮河分别有龙藏浦和淮水之称,地理位置与当今秦淮河旅游地相当,其他情况知之甚少——甚至起源都不可考,只是附会在秦始皇身上的一个传说罢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们鲜有对秦淮河的描述,记载也多偏向于单纯的地理名称,没有过多的文化意象。

2. 唐宋时期的“奢靡”与“文艺”

唐宋时期人们不仅定名了秦淮河,也丰富了此地的文化意象。此时的“秦淮意象”,集中在“奢靡亡国”和“文艺繁华”等方面。这一转变与南京城的历史是分不开的,汉代以后的魏晋和南北朝时期,南京城一直作为吴国、东晋和宋齐梁陈的国都,是当时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而唐宋时期由于都城北迁,南京城不再作为首都,也不复六朝时期的兴盛,因此有了“奢靡亡国”的哀凉。

比如唐代诗人杜牧曾作《泊秦淮》诗: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

^① 周永博,沙润:《旅游目的地意象研究进展与展望》,《旅游科学》2010年第4期,第84~94页。

^②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地名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庭花。^①

该诗反映出彼时彼刻，杜牧作为游客，对“秦淮”这一地方的独特印象、观感或心理表象——除去对秦淮河景色的描写，诗人更多地表达对前朝亡国之痛，对南朝陈后主奢靡荒淫生活的讽刺——这是杜牧在“夜泊秦淮”时所产生的意象。此时的秦淮河，在诗人的印象中已然是前朝奢靡的象征之一，而非普通的地理名词——由于陈朝的末代君主贪图奢华、荒淫无道，常在秦淮河畔享乐，不思进取导致国破家亡，这才引来杜牧“奢靡亡国”之叹。

另外，六朝时期的南京不同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下兵荒马乱之地，六朝的王公贵族、文人雅士和纸醉金迷都汇集于金陵城中与秦淮河畔。从唐代诗人李白的《留别金陵诸公》诗中可见一斑：

六代更霸王，遗迹见都城。至今秦淮间，礼乐秀群英。^②

可见唐宋时期，“秦淮”在人们的印象里，除了象征“奢靡亡国”，也是六朝文人风流兴盛的“聚居地”。李白和杜甫作为唐宋时期文人的典型代表，也是当时秦淮河游客的典型代表，秦淮河在他们心中所产生的意象一定程度可反映这一阶段的秦淮河在一般游客心中的意象。他们的诗作流传后世，又增进了人们关于奢靡与文艺的秦淮意象的想象。

3. 明清时期的“繁华”与“风流”

明清时期，伴随着江南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兴盛，南京城与秦淮河畔再次繁荣起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首都定于南京，尽管之后的明成祖与清朝诸皇定都北京，但南京城依然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内手工业和商业飞速发展至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作为南方科举会试考点的江南贡院也位于南京，吸引文人无数。

据记载，明太祖在建国之初，为了营建京城的繁华盛世景观，吸引富豪前往，大力提倡举办灯会，在秦淮河畔张灯结彩，并燃放万盏水灯，极尽彰显繁华之能事。秦淮河上颇负盛名的“灯船画舫”也诞生于明清时期。“秦淮意象”的内涵也相应发生变化，侧重表现“盛世繁华”和“才子风流”两方面。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创作于明朝，其内容为南京城三月时的庆春游会活动。画卷上既有焰火夺目的鳌山及城中百姓观看演出的场景，还描绘出秦淮河上的热闹游船。受当时的社会影响，明清时期人们对秦淮河的意象更侧重于“盛世繁华”，“奢靡亡国”的意味削弱不少。不少明清文人游览秦淮河，多创作诗句如“一园灯火从天降，万片珊瑚驾海来”“明灯初试九微悬，瑶馆春归不夜天”“两岸红灯射碧波，一支兰桨荡银河”等。与唐宋时期的李白、杜牧不同，这些诗词中所描写的“秦淮意象”繁华气息甚重，少见怀古，也鲜见有人将“秦淮”与奢靡亡国联系起来。

①（唐）杜牧：《杜牧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8页。

②（唐）李白：《李白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另外，明清之际，秦淮河畔的夫子庙、江南贡院是当时的江南科举考场，江南书生才子汇聚于此，带动了这里的服务行业，酒楼、茶馆、小吃、青楼妓院等应运而生。如清初文学家余怀在《板桥杂记》上卷“雅游”中写道：“旧院与贡院相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①写的便是明时金陵城中的十里秦淮风流——“贡院”，当时南方地区会试的总考场，即江南贡院；“一河”自然是秦淮河，其另一畔则是南部教坊名妓聚集之地，也就是“旧院”。余怀作为明末清初人，久居金陵，是秦淮河上的常客，他所撰写的《板桥杂记》是最早记录有“秦淮八艳”民间故事的书籍，给繁华的秦淮河平添了脂粉气息。无论是河两岸的才子佳人韵事，还是河中央的“秦淮八艳”传说，此时的“秦淮”与前朝相比，更多了“才子风流”的意象，与“盛世繁华”相得益彰。

相比于唐宋时期的“秦淮意象”，“繁华”与“风流”也反映出——由于明朝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秦淮河畔的繁荣，游客也不再仅限于王公贵族或文人雅士，他们扫“亡国奢靡”为“兴盛繁华”，改“贵族文艺”为“才子风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秦淮意象”的发展演变。

因此，明清时期的“秦淮意象”，在唐宋的“奢靡”和“文艺”之后，增添了“繁华”与“风流”。

4. 20 世纪以来的“古典”与“盛世”

这一时期属于社会颇为激荡的时期，社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秦淮河作为历史名胜，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地”。人们对它的意象侧重表现在“古典”与“盛世”两方面，即旅游者提到的“秦淮”，大多为古典和盛世的象征。此古典与盛世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人对古代秦淮意象的总汇。

20 世纪初，由于政局动荡与长期战乱，秦淮河曾一度没落过，但不少游客依然去秦淮河感受“繁华”。文学家朱自清曾于 1928 年八月游秦淮河，写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其中谈道：

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②

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出：秦淮河旅游在 20 世纪上半叶时已然繁华不再——作者朱自清在泛舟秦淮河上时感到“雅丽过于他处”，是由于想象到历史上秦淮河的“华灯映水，画舫凌波”。可见作者本人的“秦淮意象”就是“古典”与“盛世”——尽管

①（清）余怀：《板桥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39 页。

② 朱自清：《朱自清作品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75 页。

秦淮河已不似六朝般“纸醉金迷”，不再似明清般“富丽堂皇”，但身处其中，仍可在百年后感受到古代盛世时的繁华。

由于20世纪是大变革的时代，国家社会转型颇为迅速，此时相对没落的秦淮河显然不会如明清般还象征着“繁华”与“风流”，更多地是作为名胜古迹，成为南京千年繁华历史的见证，自然有了“古典”与“盛世”的意象。

另外，通过对当代旅游者的调查访谈，笔者总结出，至今很多旅游者前往秦淮河旅游的动机，不为自然风光或历史遗存，大多是去古秦淮体验“六朝烟水”“金陵繁华”，换言之，是去感受由“秦淮”所产生的“古代盛世”之氛围。这也是“秦淮”不同于许多名胜古迹旅游地的原因之一——“秦淮意象”，除去历经千年的“古典”意象，还是太平“盛世”象征。

（三）当下“秦淮意象”的核心内容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笔者为重点突出不同时期的特征，将“秦淮意象”的构建过程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对“秦淮”的集体意象侧重点有所不同。之所以这样划分，一来可以较清晰地分析“秦淮意象”的构建过程，二来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和总结其核心内容。

事实上，发展至大众旅游背景下的今天，大众游客目的和行为多元化，致使人们对“秦淮意象”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作为一种集体意象与文化意象，“秦淮意象”的形成和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各个阶段的意象特点也不是相互割裂、没有关联的，因此仍可概括出其核心内容。

上文已谈到，当下的人们谈及“秦淮”，多有“古典盛世”的象征——而这“古典”又不同于长城、故宫、兵马俑的“古典”，而是多了几分繁华与文艺；这“盛世”也不同于汉唐强盛，而是带有六朝特色的“盛世”，盛而不强。因此，根据上述构建过程，笔者总结出的核心内容，当为“繁华文艺的古典”与“奢靡风流的盛世”。换言之，现今的“秦淮”，是一派“繁华文艺共存，奢靡风流同举”的“古典盛世”意象。

二、秦淮灯会与秦淮意象

“繁华文艺共存，奢靡风流同举”的“秦淮意象”是历史长时段以来，社会大多数人对“秦淮河”所产生的集体意象。它在长期形成过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同样也会影响人们的诸多看法和行为。本文试图分析“秦淮意象”的形成和构建，不得不提到一项传统节会，即南京地界、元宵时节的秦淮灯会。

历史上的秦淮灯会，从最初的宫廷禁苑皇家举办，到民间街头官民同乐，从南北朝至今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跨度，几经变迁，其举办地点一直位于秦淮河流域。20世纪80年代恢复灯会后，秦淮灯会的地点正式确定在夫子庙地区。